

父爱如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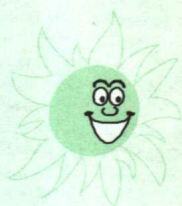
我找到了一份纯粹、深沉的父爱，我还明白了自己该怎么感受我的父爱。爸爸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人，他有血有肉有个性有理想，他用他的方式爱我时，总是那么无私，那么独特，那么凝重……



甄 茹 瀚海孤舟 选编

父爱如山

青春图文馆
YOUTH GL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父爱如山/甄茹, 瀚海孤舟选编.-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4.7

(水晶心)

ISBN 7-5404-3342-6

I.父... II.①甄...②瀚... III.散文-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054536号

父爱如山

选 编: 甄 茹 瀚海孤舟

责任编辑: 徐应才

书装设计: 波仕杰设计策划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大道2号 邮编: 410014)

印 刷: 湖南东方速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6.625

字 数: 148,000

2004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7-5404-3342-6/I·2102

定 价: 15.00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



CONTENTS



第一辑 父爱，昼夜无眠

- 005 午夜箫声
- 009 父爱，昼夜无眠
- 012 父亲的儿子
- 014 想父亲
- 019 父亲的破旧单车
- 021 无需证明的父亲
- 024 父 爱
- 026 躲 雨
- 029 面对古老的选择
- 032 那一只灯
- 035 父亲的黄玫瑰
- 041 感谢父亲
- 045 为女儿感动



龍鳳呈祥

第二辑 爱的力学

- 049 父亲的影子
052 乔治的父亲
055 伴我同行
059 书 祭
066 我看见了大海
070 拥你入睡
074 答 案
080 爱的遗赠
082 最后一分钟
089 一枝藏红花
092 无字的明信片
096 一把钥匙的爱意
099 爸爸奖
103 遗 产
107 爱的力学

第三辑 你是我的词典

- 111 晚餐桌上的大学

龍

鳳

呈

祥

- 116 爸爸软化了
- 120 永不融化的记忆
- 122 父亲的音乐
- 126 苹果没有洗
- 128 父 亲
- 132 父亲的柔情大棒
- 137 爸爸会做
- 141 我和我的哑巴父亲
- 147 圣诞节的眼泪
- 150 下岗的爸爸
- 153 儿 子
- 155 一个父亲的札记
- 162 凤凰琴
- 167 圣诞夜的歌声
- 173 埋在尘土里的便士
- 180 你是我的词典
- 185 我父亲的儿子
- 188 木 屐
- 191 金色小提琴
- 195 父亲的房子
- 204 别蝴蝶胸针的男人

第一辑 父爱，
昼夜无眠



午夜箫声

小时候，因为家穷，妈妈和爸爸的感情不好，我和弟弟在学校看到别家的小孩吃好穿靓，回来后总是向爸爸发泄不满。爸爸那时在中学当语文教师，一个月才领五十元钱，除了保证一家人的温饱，根本不可能有剩余。所以，每当面对我们的埋怨，爸爸只能沉默，或承诺说：“下个月一定给你们买。”

在爸爸眼里，我是个有天分的女儿。为了培养我，爸爸常常低声下气地向一些家有藏书的人借书，然后一页一页给我讲解。那时我除了喜欢读书，最大的梦想便是得到一支竹箫了。因为读小学三年级那年，镇上来了队演艺人，有位少年手持长竹箫，吹奏了一支曲子，让我惊羡不已。当时，我

就把这个愿望对爸爸说了，爸爸大概是被我的率真和灵性感动了，他连声说：“好，好，等你十岁生日那天，爸就买回来。”

第二年元宵节，我恰好十岁生日。前一天晚上，我就急不可耐地向爸爸提到了竹箫的事，爸爸没表露出什么神情，而是用无奈的眼光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元宵节那天放学回家，我没见到爸爸妈妈，只有弟弟一人滚在地上大哭。我以为爸爸在学校给学生补课，妈妈有事出去了，便耐着性子哄弟弟。天黑时，爸爸疲惫地回来了，我扑了上去，向他叫嚷着要竹箫。爸爸嘶哑着嗓子说：“现在没钱买，下次吧。”我一听，心凉了半截，不依不饶地拉着爸爸的衣角，急切地说：“你不是答应了今天买的吗？你不能说话不算数！”没想到爸爸粗暴地一掌推开我，摇摇晃晃地走进房里倒头便睡。

受了委屈的我顿时耍起了小性子，拿起地上的小凳子“叮叮咚咚”地直敲爸爸的房门。爸爸火了，一跃而起，骂道：“你吵什么吵？再闹我把你赶出去！”我大声顶撞爸爸：“有你这样的穷鬼爸爸，真是倒霉透了！别的同学有零食吃，有漂亮衣服穿，我和弟弟却没得到过你的一件东西！早知我就不生在这个家里……”

爸爸睁大眼睛，露出非常吃惊的神色。突然，他一把拖起我，就往外走。我不知爸爸到底要干什么，心里既恐慌又恼怒，一边用脚蹬他，一边大叫：“我不走！我不走！”

爸爸将我拖到了镇医院门前，停住了，叹了口气，像是下很大决心似的说：“小慧，你妈妈住院了。”我费了好大劲才弄清，这段时间妈妈得了妇科病，因为没钱医治，心灰意冷的妈妈在今天上午竟然自

杀了。幸好爸爸有事突然回家，见到躺在地上的妈妈，将她送去了医院。现在人抢救过来了，但妈妈要求和爸爸离婚……”

我默默地跟他进了医院，来到妈妈病房。爸爸一言不发地在角落坐下来，妈妈正在输液。我大气也不敢出，像个小动物似的龟缩在门边。

妈妈输完液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我们三个相扶着走回家。妈妈的脸始终是紧绷绷的，不愿和任何人说话。

那晚的天气非常冷。吃完饭，我和六岁的弟弟相拥着很快进入了梦乡。

半夜，我突然被一阵阵的声音吵醒。我光着脚悄悄走到客厅，躲在破烂的窗帘后面，阳台外的一幕使我惊讶不已。爸爸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根竹子，正在做箫。他已经做得差不多了，正在用刀尖钻最后一个小孔。

过了半个钟头，阳台上竟传来了箫声，并越吹越响。我情不自禁地再次起身，走到阳台上。爸爸看见了我，露出和蔼的微笑，将竹箫递给我，用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柔声音说：“给你的，好看吗？”我点点头，爸爸又说：“来，我奏一曲歌给你听。”其实爸爸也不大会吹箫，但他仍拿过竹箫，放到唇边，一阵忧伤的箫音在冷冽的夜空响起。爸爸用劲地吹着，然后停下来，唱了一首歌：“让黑暗远去，光明永远停驻今天，我所爱的人啊，愿幸福像歌声围绕……让贫穷远离，快乐永远停留身边，我至爱的亲人，不要教我再心痛，可是啊，除了精神财富我一无所有……”

爸爸的泪水慢慢地流满了脸颊。在这个忧伤之夜，十岁的我，像

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梦，蒙浑的心灵被清晰地叩开了。我用一种那个年龄还不可能产生的深沉理解力，理解了我亲爱的爸爸。“让贫穷远离，快乐永远停留身边，我至爱的亲人。不要教我再心痛，可是啊，除了精神财富我一无所有……”和着爸爸的曲子，我泪流满面。

那晚之后，妈妈再也没有向爸爸提过离婚。后来我才知道，那晚被爸爸的箫音和歌声吵醒的人不止我一个，还有妈妈。是爸爸的声音，让她感受到了金钱和富裕以外的另一种宝贵，一种无与伦比的精神赐予。

多年以后，我远离了家乡，很少再见到爸爸。而爸爸当年的歌声和箫音，我一直将它当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一笔珍贵的财富。

（心 慧）

父爱，昼夜无眠

父亲最近总是萎靡不振，大白天躺在床上鼾声如雷，新买的房子如音箱一般把他的声音“扩”得气壮山河，很是影响我的睡眠——我是一名昼伏夜“出”的自由撰稿人，并且患有神经衰弱的职业病。我提出要带父亲去医院看看，他这个年龄嗜睡，没准就是老年痴呆症的前兆。父亲不肯，说他没病。再三动员失败后，我有点恼火地说，那您能不能不打鼾，我多少天没睡过安生觉了！一言既出，顿觉野蛮和“忤逆”，我怎么能用这种口气跟父亲说话？父亲的脸在那一刻像遭了寒霜的柿子，红得即将崩溃，但他终于什么也没说。

第二天，我睡到下午四点才醒来，难得如此“一气呵

成”。突然想起父亲的鼾声，推开他的房门，原来他不在。不定到哪儿玩麻将去了，我一直鼓励他出去多交朋友。看来，虽然我的话冲撞了父亲，但他还是理解我的，这就对了。父亲在农村穷了一辈子，我把他接到城里来和我一起生活，没让他为柴米油盐操过一点心。为买房子，我欠了一屁股债。这不都得靠我拼死拼活写文章挣稿费慢慢还吗？我还不到三十岁，头发就开始“落英缤纷”，这都是用脑过度、睡眠不足造成的。我容易吗？作为儿子，我惟一的要求就是让他给我一个安静的白天，养精蓄锐。我觉得这并不过分。

父亲每天按时回来给我做饭，吃完后让我好好睡，就又出去了。有一天，我随口问父亲，最近在干啥呢？父亲一愣，支吾着说：没，没干啥。我突然发现父亲的皮肤比原先白了，人却瘦了许多。我夹些肉放进父亲碗里，让他注意加强营养。父亲说，他是“贴骨膘”，身体棒着呢。

转眼到了年底。我应邀为一个朋友所领导的厂子写专访，对方请我吃晚饭。由于该厂离我的住处较远，他们用车来接我。饭毕，他们又送我一套“三枪”内衣，并让我随他们到附近的浴室洗澡。雾气缭绕的浴池边，一个擦背工正在一个肥硕的躯体上刚柔并济地运作。与雪域高原般的浴客相比，擦背工更像一只瘦弱的虾米。就在他结束了所有的程序，转过身来随那名浴客去更衣室领取报酬时，我们的目光相遇了。“爸爸！”我失声叫了出来，惊得所有浴客把目光投向我们父子，包括我的朋友。父亲的脸被热气蒸得浮肿而失真，他红着脸嗫嚅道，原想跑远点儿，不会让你碰见丢你的脸，哪料到这么巧……

朋友惊讶地问，这真是你的父亲吗？

我说是。我回答得那样响亮，因为我没有一刻比现在更理解父亲，感激父亲，敬重父亲并抱愧于父亲。我明白了父亲为何在白天睡觉了，他与我一样昼伏夜出。可我深夜沉迷写作，竟从未留意父亲的房间没有鼾声！

我随父亲来到更衣室。父亲从那个浴客手里接过三块钱，喜滋滋地告诉我，这里是闹市区，浴室整夜开放，生意很好，他已攒了一千多块了，“我想帮你早点把房债还上。”

在一旁递毛巾的老大爷对我说，你就是小尤啊？你爸为让你写好文章睡好觉，白天就在这些客座上躺一躺，唉，都是为儿为女哟……

我心情沉重地回到浴池。父亲撇下老李头，不放心地追了进来。父亲问，孩子，想啥呢？我说，我想，让我为您擦一次背……话未说完，就已鼻酸眼热，湿湿的液体借着水蒸气的掩护蒙上眼睛。

“好吧，咱爷俩互相擦擦。你小时候经常帮我擦背呢。”

父亲以享受的表情躺了下来。我的双手朝圣般拂过父亲条条隆起的胸骨，犹如走过一道道爱的山冈。

（尤天晨）

父亲的儿子

父亲身穿一条灯芯绒裤子和一件我十年级时穿不下的衬衫站在我门前。他是来帮我装一只污物碾碎机的。

小时候，总觉得父亲只是家里三个拥有特权的长期房客。我和母亲都很书生气，多愁善感。而父亲是个一辈子没有失眠过的乐天派。和世上的许多父子一样，我们老是斗，而且没有停战的时候，我们父子之间的冷战从我少年时期开始一直持续到我一九七三年离家上大学为止。他以前当过海军战斗机飞行员，他相信世上的一切问题，包括被家人溺爱、萎靡瘪没精神的儿子，都可以以纪律手段来处理。

作为家里的男孩子，家人对我寄予厚望。我最怕把成绩单带回家。父亲看着那些“C”，总是摇摇头，懊丧地说：“我

不会考出这种成绩。我要是有你这样的脑瓜子，肯定比你强。”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八年级男生在班上的地位高低往往取决于他的头发长短。谁头发长，谁就会让人刮目相看。可是，每到星期六，父亲就押着我上理发店，威风凛凛地对手握剪子的师傅说：“够梳就行了！”我闭上眼睛，为的是不让他看到我的眼泪。

我离家上了大学，可是父亲仍然占据着我的脑海。做任何事情我都会听到父亲的声音。直到我看见自己的文章印成铅字的时候，我才感到渐渐脱离了父亲的掌心，开始拥有了自己的生活。

现在，我疑惑，站在我面前的这位七十岁的老人就是当年追打我，把我打得屁滚尿流的巨人吗？他曾经对我的职业颇不以为然，“那活能赚钱吗？”如今，每当有人错把他当成“作家”比尔·海威时，我的职业成了他的自豪。我们就像来自敌对阵营的退伍老兵，征战多年后终于握手言欢了，过去的冲突已经遥远似梦。

不久前，我和父亲一起吃午饭。父亲告诉我，部队会为他免费火化，骨灰也由他们负责撒到海里去。我觉得心中有什么东西碎了。我哽咽着说：“我会为你撒骨灰的。”

“比尔，”他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只是不想让你背上这个包袱。”

我想告诉他，我要背这个包袱，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我说不出话来，只是伸出手，握住了父亲的手。

（美 比尔·海威 周 丹编译）

想父亲

我的父亲有十五年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了，埋他的那堆黄土前的柳树都已经很粗了。不知道他这十五年想我没有，想他的儿女和我的母亲没有，倘若想了，又都想些啥。可是我，却总是想念我的父亲，想起我小时候父亲对我的训骂和痛打。好像，我每每想起父亲，都是从他对我的痛打开始的。

能记到的，第一次痛打是我七八岁的当儿，读小学。学校在镇上，在镇上的一座老庙里，距家二里路，或许二里多一些。那时候每年的春节前，父亲都千方百计存下几块钱，把这几块钱全都换成一沓儿簇新的一毛的角票儿，放在他睡的枕头的苇席下，待大年初一那天，再一人一张地发给他的